

娃娃

赫特鲁迪斯·格雷罗夫人独自在她的房子里生活35年了。她的孤独完全是她自己的选择，因为有为数众多并且贯穿整个岛屿的亲人愿意与富有她生活在一起。赫特鲁迪斯夫人之所以独自一个人住并且从未离开过她的屋子是因为一个“混蛋”，这是她对她死去的丈夫最喜欢的称呼。

她是她节俭的移民爸妈的那些不计其数儿女的唯一继承人。她的妈妈死于难产，随后赫特鲁迪斯就被送进了城中的寄宿学校。在她呆在小镇里的一个夏天，她嫁给了安东尼奥·马丁，

一个在她父亲的五金店工作的年轻人。安东尼奥是全小镇姑娘们的梦中情人；他那双绿色的眼睛和让人目眩神迷的微笑令那些年轻的心儿们慌乱。当安东尼奥在店里柜台的另一侧寻找钉子的时候，曼妙身景的愕然掠过，紧接着一个眼神，再一个微笑，开启了一件大事情，

那就是赫特鲁迪斯向她的父亲宣布了一个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决定：要不就嫁给安东尼奥，要不就去做修女，一辈子不结婚了。当时她的父亲非常急切地想要一个男性继承家业的产业，因此，

急切地渴望打消了她父亲对于安东尼奥是否适合做女婿的所有顾虑。这一次这个平时习惯于节俭的商人充分地施展了他的财力，整个婚礼筵席是整个小镇有史以来最豪华的。然而过剩的丰盛食物加上超额的酒水饮料，随之而来的则是致命的景响，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因为试图剪一卷电线死在了自己店里的柜台上。

就在举办婚礼几个月之后，父亲的惨死带来的恐惧成为了现实。安东尼奥出乎意料地违背了他对婚姻立刻履行的责任。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送了一个小纸条给赫特鲁迪斯，告诉她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她的丈夫和一个非常性感的寂寞的混血姑娘在她父亲建在沙滩上的储物室见面。也就是在同一个晚上，

赫特鲁迪斯确定了这个糟糕了的现实，她眯着眼睛透过储物室门框的木板缝隙里看到了一切。经过了深思熟虑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法，包括先谋杀安东尼奥，然后再自杀的“组合”，她决定把自己关禁闭。当安东尼奥试图进入房间时，赫特鲁迪斯在阳台上告诉他说，对于她来说，安东尼奥已经死了，再也没有机会接近她了。安东尼奥拒绝了她提出的所有要求，祈求她的原谅，

并用他仍然迷人的绿色眼睛盯住赫特鲁迪斯，甚至威胁恐吓她，但是没有结果。虽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安东尼奥不间断地试图袭击赫特鲁迪斯，不过她用木板紧紧地堵住了窗户和门，足够多得起所有的袭击。此外，她死去的父亲早就在遗嘱中附加了一项条款，确保赫特鲁迪斯是他遗产的唯一继承人。

安东尼奥和他的混血美女离开了小岛。多年之后，因为在迈阿密的一个汽车旅馆发现了混血美女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他先杀了混血美女然后自杀了。赫特鲁迪斯知道之后感到忧虑和惭愧，就再也没有出过她的房子。她从她父母那里继承得来的大房子内部有一个美妙的花园，她的自我禁闭生活因为花园里的精神对弈等没有那么糟糕了。如果她需要什么外界的东西就从二楼的阳台告诉小镇里那些跑腿的人。同时，一些家族的成员租了她父亲留下的五金店并且如期付租金。就这样过了几年，她雇佣了儿时的玩伴贝娅塔内，一个谦逊，不太爱说话的女人。

只有那些被挑选出来的朋友才可以被允许进入“城堡”，一个饱受良心谴责的“犯人”自己的家。赫特鲁迪斯整年的生活被家务事，钢琴，单人玩的牌戏，还有永远不会停止的和客人一起玩的桥牌比赛。与世隔绝的生活使她重新回到了童年，从而营救出了因为安东尼奥的到来搬进汽车后备箱的娃娃们。其他的娱乐消遣就是八卦杂志，阅读着那些关于欧洲皇室的豪华舞会还有风流韵事的新闻使她从千篇一律的生活中振作起来。戴安娜王妃，和她的纯真和简单，是目前为止赫特鲁迪斯最喜欢的。她透过彩色照片仔细地学习着王妃的着装和姿态，甚至收藏了装饰有皇室成员人脸的茶具，还有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的瓷制小塑像。不过，

赫特鲁迪斯最珍贵的收藏，毋庸置疑，是真人大小版的戴安娜王妃娃娃。尽管购买娃娃的价格着实是个天文数字，她还是毫不犹豫地订购了一个她梦寐以求的真人大小复制品戴安娜王妃娃娃。

当几个月之后，一个巨大的盒子到达了邮局，邮差用教区在复活节游行时展示圣人用的马车运送他的货物。一个被授权可以进入城堡的邻居护送着邮差来到赫特鲁迪斯的家，

贝妮塔打开了门，赫特鲁迪斯在阳台的窗帘后面紧张不安地观察着。接着赫特鲁迪斯的指示，贝妮塔内让把箱子就放在门口，然后她关上了门，这个举动让周围那些好奇的人们很失望。随后这两个女人撬开盒盖上的钉子，忐忑地打开了包裹，那娃娃栩栩如生的样子比广告里说辞还要好。她那苍白，了无生气的皮肤正好符合皇室成员的形态，同时还有她优雅的头发造型，水晶般的双眼似乎在房间里一直追随着赫特鲁迪斯还有贝妮塔内。

娃娃的瞳孔需要赫特鲁迪斯做一些细微的调整，由瓷途中瞳孔的柔和的材质有被小小的损坏，当瞳孔被修复的时候，赫特鲁迪斯给娃娃穿上了她最珍贵的一件家居服。在娃娃里面，娃娃穿的是丝绸质地的内衣，正好配得上皇室婚礼之夜，不过那鲜红的颜色令赫特鲁迪斯有种近乎滑稽的错觉，她想到了自己穿过的那些更得体的内衣。王妃在杂志中着装的风格给了她灵感，赫特鲁迪斯想着要给娃娃设计不同的服装：一套优雅的衣服再配上一件短的黑外套，这个组合是给王妃参加非正式场合时候穿的。还有一件露肩的晚礼服，这个是专给舞会还有晚宴穿的，还有一件非常舒适的连身滑雪服，在小岛上穿不能再暖和了。

下午的时光，赫特鲁迪斯和贝妮塔内让娃娃坐在花园里棕榈树下的草坪椅上，当贝妮塔内用银质茶具来装茶的时候，赫特鲁迪斯夫人会让她戴上帽子穿上围裙。晚一些时候，贝妮塔内进到房间之后，赫特鲁迪斯会打开杂志给戴安娜王妃娃娃讲述她所有的皇室奇遇；威尔士王妃莅临印度，是当地舞者们的尊敬客人，或者是，王妃穿着迪奥系列的高端定制衣服视察了儿童医院。

赫特鲁迪斯也会称赞王妃上一次出席宴会的新发型，或者是批评她不应该穿那么低胸的衣服。她还会建议王妃不要过于信任她那个言行不够严谨的小姑娘，或者是给王妃提供其他王妃的丑闻八卦，告诉她那些人和她相比实在是太普通了。赫特鲁迪斯和娃娃可以在非常舒适开心的谈话中消磨时间，只有当贝妮塔内悄悄走过来拿走茶不或者是静静地，远远地坐着时，谈话才会被打断。

赫特鲁迪斯的朋友们都非常想亲眼目睹一下她这个娃娃，她很失望，所以她只会允许朋友们远远地看娃娃一眼。鉴于到来的客人们都执意要看娃娃，赫特鲁迪斯变得越来越保护她和娃娃之间的亲密关系，然后逐渐地，她以一个虚构的头衔作为托词，午后和客人们的桥牌比赛也成为了过去。整个小镇对于娃娃的好奇心成比例地增长着，随之而来的异想天开的故事流传开来：当娃娃呼吸的时候，她的胸部会一起一伏，她还会用头部来表达是或不是，甚至还有更骇人听闻的说法。

因为贝妮塔内的一次口误，娃娃那奢侈的红色内衣也成为了一个话题这引起了小镇上社区俱乐部的男人们在每次会面的幻想，他们还会给对方讲述一些在巴黎不大可能会发生的奇遇故事。一些妻子们甚至订购了一些内衣用来与娃娃的那件竞争。

王子查理斯的不忠对于赫特鲁迪斯和娃娃来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另一位”，赫特鲁迪斯指的是夹在王子和王妃之间的第三者，是不能够与戴安娜王妃相比的。相比之下，戴安娜王妃更出色，更年轻，以及拥有更高的地位。赫特鲁迪斯还建议娃娃用她的尊贵来回应这件并不光彩的事，当狗仔队抓到王妃在异国的海滩和一个帅气的所谓的情人在一起时，她也在吞声地训斥了娃娃。在戴安娜王妃离婚的消息公之于众的那天，赫特鲁迪斯和娃娃手拉着手在棕榈树下无声地哭泣，直到夜幕降临。

不过更可怕的打击还在后面。贝妮格内是第一个知道的人，她在动物园中心采购时听说的：戴安娜王妃在巴黎死于车祸。不过最后当第一批有着车祸照片的杂志发行时，赫特鲁迪斯走到花园把照片给娃娃看。不过一些事情发生了改变：赫特鲁迪斯的话不再引起娃娃的注意，她的眼睛不再像从前那样透着愤怒或生利闪闪发亮，现在只是茫然地注视着前方，像皮球一般。很明显地，她死了。赫特鲁迪斯决定让娃娃躺在自己的床上然后让贝妮格内不要再在这个房子里过夜了。为了赫特鲁迪斯，贝妮格内询问了教区想看看是否可以把娃娃埋葬在家族墓地。这个要求并未超出常规，因为赫特鲁迪斯女士的家族已经向教堂建设捐赠了一大笔钱，而她自己也替教堂支付了屋顶修缮的费用。牧师亲自去了赫特鲁迪斯女士的家，试图劝服她那惊人的想去。他用断然拒绝她的要求的方式结束了会面，直到他发现自己切断了教区来自赫特鲁迪斯的任何捐款。

僵屍待卖了几个月，在赫特鲁迪斯为娃娃寻找一个可以为她举办基督教葬礼的地方那段时间，娃娃被安放在床上。她知道娃娃的葬礼根本比不上伦敦为王妃举办的葬礼那样奢侈，不过必须满足最低要求。

在二月份，妥善安置娃娃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教区里所有的牧师结成了同盟来反对赫特鲁迪斯的要求。市政当局的一个委员会前来劝诫赫特鲁迪斯放弃她那荒唐可笑的计划。与此同时，一些她的亲戚和她前夫家里的亲人们一起试图让她对外声称自己有精神病障碍。赫特鲁迪斯看透了所发生的一切，她把自己关到了房司的最深处。她对每个人都疑神疑鬼，甚至让为她服务了25年的贝妮格内露宿街头，完全地抛弃了她，因为赫特鲁迪斯把一个并不存在的失窃事件三咎在了贝妮格内的身上。

在狂欢节的那个星期，赫特鲁迪斯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阻止她的“敌人们”实施对她和娃娃的计划，以避免娃娃穿着婚纱被带出房子面对公开的羞辱，并且不得当着她那那些好色的邻居的面被传来传去。在狂欢节期间的那个星期二的晚上，她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了。她带着娃娃去了车库，那里有一辆超大的，十二汽缸的迪斯科车，那是她爸爸送她的结婚礼物，因为一直搁置着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活力。最近贝妮格内说赫特鲁迪斯可以开车去附近的小镇埋葬娃娃，当地的技术工人可以使她那辆破车恢复使用，不过必须赶在曼曼德以忍受的八卦杂志派送之前，因为赫特鲁迪斯需要看到最最新鲜的杂志，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这是她的习惯。赫特鲁迪斯丢弃了看着不怎么庄重但是宽敞的后备箱，让娃娃坐在车前座。然后她用匆忙在花园里扯的花装饰了车子。紧接着她镇定地穿上了她前夫在婚礼上穿的那件无尾礼服，还小心翼翼地自己嘴唇上方粘了一小撇假胡子，这是狂欢节必备装束。

在车库的黑暗中，她坐在方向盘上，怀里抱着娃娃一直等到半夜，然后发动了引擎。在车子的猛推下，车库门砰地完全打开。庞大的迪斯科车用它自己的方式摇摇晃晃地出了车库，车库门刮掉了一些装饰用的花环。尽管过了这么多年，赫特鲁迪斯没有忘记父亲给她上的驾龄课程。她也确信她会仍然记得小镇中的街道。但是新建的房子到处都是，她曾经玩耍过的田地已被一些砖砌建筑占用。因为迷失了方向，她需要来回地绕圈好几次去避开狂欢节里游行队伍中那些小丑，恶魔，骨瘦如柴的人，穿着奇怪衣服的人还有假分成男人的女人们。这个老旧的但是带着花环的汽车一直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直到一个穿着天使服装的小孩发现了它，指着那辆车大声喊着“娃娃在这里！”很快，车子被好大一群人包围了，那些冷莫无情的人在人群之中微笑，并试图用手去触摸娃娃。赫特鲁迪斯一脚踩在油门上，紧接着两个小丑的脸痛苦地撞到了挡风玻璃上，不过开足马力的迪斯科车还是把他们弹到了路面上。随着被一个充斥着有胡子的女人，有胸的男人，还有那些戴着面具无去被人出的人们的节日游行的追赶，赫特鲁迪斯把车开上了灯塔小山。

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因为赫特鲁迪斯缺少驾驶方面的经验，还是重新设计的赛道，或是车太破旧，亦或是最简单的不走运导致了车子在第一条弯道时俯冲了六百英尺，紧接着撞上了礁石。所有的营救必须等到第二天。海浪把车内的所有拖入了大海，赫特鲁迪斯和娃娃都没有被找到。几个星期过后，一个惊慌失措的旅行者来报告说发现了一个尸体被冲到了岸边，当去追赶过去的时候，他发现是娃娃，穿着湿透了的并且被撕扯得破烂不堪的脏旧的娃娃，她的手和脸被岩石刺穿了。混乱中，人们把娃娃运到了墓地的仓库，猛地扔在了一个角落里，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娃娃也开始发黄，变色。赫特鲁迪斯女士的尸体再也没有被找到，最后那些缺乏耐心的继承者们决定给她办一个庄严的葬礼，“未被埋葬的身体”。

葬礼的承办人已经开始厌恶那在仓库角落里被遗忘的娃娃呆滞的目光，然后在最后一刻，他把娃娃扔进了赫特鲁迪斯的空棺材里。护送棺材的人们注意到了棺材很沉，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Enrique Fernández 西班牙,加拿大,美国 © 1998

翻译 Yu Chang © 2016